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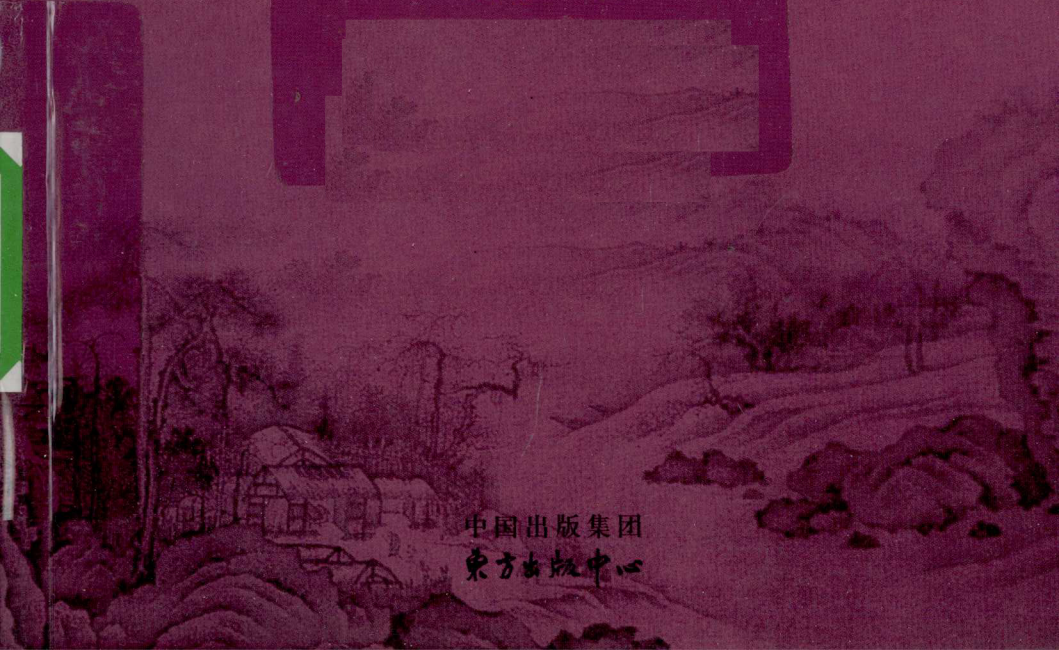
THE
MOTHER

(美) 赛珍珠 著

母亲

万绮年 原译

夏尚澄 编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THE
MOTHER

(美) 赛珍珠 著

母亲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美)赛珍珠著;夏尚澄编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5

ISBN 978-7-5473-0170-8

I. 母… II. ①赛…②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52994 号

母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75 千

印 张: 8.625

印 数: 0,001—4,250 册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70-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一

在扬子江和大运河交汇处，一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城市——镇江，是锦绣江南的著名都会。六朝以来，文人墨客在此留下无数壮美篇章。从童稚到少女，从教书到成婚，赛珍珠在这里成人、成才，饱吸中华文化营养，对这座古城留下了“母亲般的记忆”，亲切地称镇江为“我的中国故乡”。在今天的镇江，能随处感受“珍珠”的气息：图书馆旁的珍珠广场，古运河上的珍珠桥，风车山上的原崇实女中，登云山上的赛珍珠故居和纪念馆……

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母亲》，与《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两部传记同为赛珍珠赢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授奖词称“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国内赛珍珠研究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其他几部作品屡受关注，唯独《母亲》中文译本由于出版年代久远，鲜有图书馆收藏，因而为读者所少见。

2009年夏，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学者林中明先生偕同台

湾夏尚澄先生莅镇。蒙尚澄先生惠赐修订过的其母万绮年女士翻译的《母亲》打印稿,我们有幸得睹名著风采,从而进一步领略到赛珍珠对中国乡土的深入了解,对下层民众的真挚同情,以及刻画女性心理的深厚功力。

小说主人公没有具体姓名。作者用“母亲”这个词来凸显出一个含辛茹苦、勇敢坚毅、慈祥博爱的形象。母亲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与许许多多的作品或作家一样,在赛珍珠的笔下,母亲和大地都是她创作的原型,两者贯通融会,血脉相连。所以母亲的原型和原型的母亲其实都是以大地为载体和表象。而作为个体的赛珍珠,则不论是生是死、在中国还是在他国、被赞美还是遭误解甚至谩骂,都改变不了她永远是一个大地“女儿”的本质属性。母亲母爱,人间至爱。大地不会因为偶尔的干涸或贫瘠而告别滋润与肥沃,“女儿”也不会因为受了委屈就不再感恩,而历尽炎凉曲直的“母亲”更是从来就没有舍弃过孕育万物、普济众生的职责。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可谓是中国妇女生活史上一座活化雕像。

《母亲》的首次出版有一段传奇,作者废稿三千,书稿失而复还。其后评论界的那些赞美却令作者始料不及。无论是书名,还是文字,赛珍珠俱“为文用心”,试图塑造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典型。今天要解密那种“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的复杂心理,似乎可从作品人物身上看出。

原译者万绮年女士,家学渊源,天资聪颖,生长于民生多艰、灾荒屡降的皖北,又在金陵女子学院受业于赛珍珠。此书结合融入原乡人故土情结翻译,是极为难得的跨文化协作,故译本读来如写家事,如述家常。时过境迁,许多似不可复制而

复制，明知难为而为之，恰如“江水烹新茗”、“河水煮河鱼”，尽在本真不言中。尚澄先生攻习工程建筑，事母至孝，待人至诚，今又费尽周章修订再版，接续出感人的道德佳话，书写出报恩的人间美谈。作为赛珍珠故乡的文化建设者和人桥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深受感召，遂多方奔走，全力玉成，终于实现了《母亲》的复生。

天若有情，珍珠有知，也会含笑天国。

是为序。

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会长 许晓霞

写于2010年春节前

序二

母亲、母亲：并重新认识赛珍珠其人、其事、其书

从2008年的年底到2009年1月，地球上67亿人所发生的大小事件可能是天文数字。但是时移境迁，在若干年之后，当前的大事可能变成小事，小事化为尘土，一如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在1936年出版的名著，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书名——《随风飘逝》^①。而在2008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些大事不会“随风飘逝”，有些小事，也不会“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兰亭集序》）。譬如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暴就不会随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就职而飘逝，也会有一些作者的几本小说，或有

① 美国小说家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名著的书名——《飘》（*Gone with the Wind*）。（Wikipedia, 2009. 1. 26）*Gone with the Wind* is a romantic drama and the only novel by Margaret Mitchell. The story follows Scarlett O'Hara, the daughter of a plantation owner in Georgia during and after the Civil War. It is set in Jonesboro and Atlanta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1] The novel won the 1937 Pulitzer Prize and was adapted into an Academy Award-winning 1939 film of the same name. It was also adapted during the 1970s into a stage musical titled *Scarlett*; there is also a 2008 new musical stage adaptation in London's West End titled *Gone with the Wind*. It is the only novel by Mitchell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and it took her ten years to write it. The novel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ooks of all time, selling more than 30 million copies.

可能流传下去。

首先从“大”的国际关系来说，2009年1月1日是中美官方关系“复活”——建交三十年的纪念日。两国的纪念活动虽然相对低调，但是两国间的关系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来说，却是意义重大！回顾两国间的关系，从1949年的“止于所不得不止”，一直到在亚太韩越的冲突，其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水火相向，美国甚至几度接近动用核武器来“解决问题”。然而，三十年后双方又曲折而决然地建交，两国的关系从政治军事上的生死敌对，转为政治经济上的竞争互补。这真应了中国著名小说《儒林外史》里的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世界历史也曾一再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盟友，所以中美两国的关系，七十年间三翻其掌。中美建交三十年，逐渐改进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16亿人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其次要说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0日，在寒冷的冬天，他挟79%的极高民意支持，在华盛顿宣誓就任第44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之所以获得美国人极高的支持率，与他本人的风度、知识、热情、诚恳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奥巴马上任伊始，金融风暴便肆虐全球。中美关系，乃至东西、南北关系又面临严峻考验，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对抗，无疑是对人类智慧的又一次考量。

记得曾获得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为了鼓动美国支持大英帝国抵抗纳粹德国的进犯，赴美国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以一句“血浓于水”打动了美国人同仇敌

汽之心,促成了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协助。近年的伊拉克战争,美英两国仍然继续它们“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并肩进攻伊拉克。这说明人类根深蒂固“血浓于水”的感性和相异的宗教、文化,可以造成多大的东西误会、南北对立、文明冲突与国际战争。

如何改变那种不理性的盲目歧视、误解和对立?与其靠政客大言不惭、朝令而夕改的嘴,不如靠作家如椽似剑、移人于无形的笔。但是天下心到笔到,又能身体力行的作家毕竟不多,尤其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就更少。至于以一本书——《大地》(1931)而促使百千万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在70年前,成为美国第一位同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至今仍保持最年轻获奖女作家纪录^①和具有童书奖的得奖人,则只有本名 Pearl S. Buck 的“赛珍珠”。

当然,若只就文学创意和美学成就来说,当时的西方文坛,还有许多更有分量的作家,譬如男作家中的乔伊斯,女作家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开创性和文艺感上都强过赛珍珠,但他们却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这可能是由于“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的文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②,而乔伊斯和伍尔夫夫人

① 到2008年为止,英国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907年获奖时为42岁,保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纪录,法国的卡缪(Albert Camus)1957年获奖时43岁,名列第二。赛珍珠虽然以46岁获奖名列第三,但是在获奖女士之中,目前仍然是排名第一的最年轻获奖女作家。

② 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台湾《联合文学》第171期,1999年1月。

的小说对“人类精神的文学理想”的提升却相对不足,或是不够明显之故^①。所以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特别指出:“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为此,瑞典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在这件事情上,瑞典学院感到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于未来的期望。”

其实赛珍珠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不只是因为她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和中华文化已累积的位能,再加上经过赛珍珠“因中国之情,立小说之体;即小说之体,成畅销之势”^②,以描写介绍当时占中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和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成为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因此在国际文坛上创造了巨大的影响和动能,沛然不可忽视,如《孙子兵法·势篇》所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与此同理,2009年2月第81届奥斯卡颁了8项金像奖给描写印度孟买贫民窟的《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③,也是基于印度上升的经济和国势,“即体成势”

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提倡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和预言者。但是她有关新女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隐于小说之中而不彰显。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女性主义抬头,才重新发现她的“预言家”身份。细节可参看吴庆宏的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女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文心雕龙·定势篇》: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

③ 电影“*Slumdog Millionaire*”是改编自印度作家 Vikas Swarup 在2005年出版的小说“*Q and A*”,获得2009年奥斯卡10项金像奖提名并赢得其中8项,包括“最佳影片奖”。(Wikipedia 2009. 2. 18: Screenwriter Simon Beaufoy wrote *Slumdog Millionaire* based on the Boeke Prize winning and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nominated novel *Q and A* by Vikas Swarup. To hone the script, Beaufoy made three research trips to India and interviewed street children, finding himself impressed with their attitudes. The screenwriter said of his goal for the script: “I wanted to get (across) the sense of this huge amount of fun, laughter, cha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at is in these slums. What you pick up on is this mass of energy.”) (转下页)

所造就的。

相比之下,曾于1937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飘》,虽然在英国的罗琳女士连续出版《哈利·波特》七集热扫世界之前,一度曾为仅在《圣经》之下、世界第一名的畅销小说,可惜米切尔女士不幸因车祸早逝,只写了《飘》这一本大书,没有机会多写几本,以便积量为质,突破“俗文学”的范围,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而美国的第二位先后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93)及诺贝尔文学奖(1998)的女作家——生于赛珍珠出版《大地》的1931年的托尼·莫里森教授(Toni Morrison),则不仅是作家,也是英语教师和学者。她继承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写作风格,在《所罗门王之歌》这本经典小说里,以沉潜内蕴的同情心,如史家一般的细笔,描写了当代黑人社会,并回溯黑人的种族发源,建立熔黑人口语和现代文学技巧于一炉、雅俗兼顾的新文学,其用心和成就都值得钦佩。但是莫里森的成功处,其实也是她的局限处。因为她的着眼点只是为她自己的种族说话,并写“她已经熟悉的事”^①。

赛珍珠的写作求真求实的功夫也与米切尔女士及莫里森教授相似,她说,她的创作“只选择我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

(接上页)小说和电影虽然描写印度贫民窟的落后,但是这不仅是印度当今社会的纪实,也描写了普世人性的阴暗面,并展示了印度人强大的生命力和表扬了人类理想,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神。赛珍珠在39年前就写出了印度的故事“Mandala”(1970),这证明埃德加·斯诺夫人称赞赛珍珠为美国奇人,赛珍珠总是走在时代前面,至少超越四十年(闻雪思:《赛珍珠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语文网》,2005)不是客套话。

① 当米切尔女士(Margaret Mitchell)问他先生(John Marsh),她如果要写小说,应该选什么题目来写?她的先生回答道:“写你知道的事。”

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总诵读给该地域的中国友人听,以求印证”^①。在她翻译《水浒传》时,她也和她的老师与翻译合作者龙墨萝先生,在初译之后,再次逐字校对。为了力求翻译正确客观,她又另找了一位中国朋友再从头校阅一遍^②,可见她对翻译写作的一丝不苟。

赛珍珠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如何把以中国农民生活为主的故事,用最口语化的文字,不卖弄,不隔阂,而又富有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以及非传教士的开明态度,并且用有趣的方式讲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听。1932年11月2日,赛珍珠在纽约面对近两千名听众作演讲。她批评许多(在中国的)“正统的传教士,对他们所谓要拯救的人民如此缺乏同情;对除他们自己国家的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如此不屑一顾;对一个高度文明,十分敏感的人民,竟如此粗暴鲁莽,我直感到自己的内心因羞愧而在滴血”。这就显示她已经跳出了种族、国家、教派的框框,也不自闭于小说的幻想里,而是勇敢地致力于无私、真正的人道主义了。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世界级的领导人,或是伟大的小说家,他们所关心、考虑、行动、书写的就一定不止于一人、一家、一国、一族的人事感情。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呼吁世界各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兼容,“随着世界

① 刘海平:《赛珍珠和她的中国情结》,摘自《赛珍珠作品选集》,1998年。

② Pearl S. Buck. *The Translator's Preface*, in *All Men Are Brothers*. 1933. p. xix. "After the translation was complete, Mr. Lung and I went over the entire book again comparing the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with the original. As a still further precaution for accuracy, I went over the work again with another Chinese friend."

越来越小,我们共通的人性也会彰显,而美国必须扮演引进新和平时代的角色”。这就让我想起赛珍珠在1954年出版的《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一书的结尾中所写的话:“……我们(美国)不是帝国建构者,这个重要的事实,若非曾经居住在亚洲的美国人,则不能了解。……我们学习如何以互利和友谊来团结友邦,而不是靠武力和政府的干预。……所以我希望,虽然我国有些人歪曲了美国的立国精神,我仍然感到美国人民慷慨、诚恳、明智的精神在主导美国的前途和方向。……作为一个作家,(为了表达我的信念)我奋笔疾书。”1973年赛珍珠因肺癌去世,但是在她去世之前一年,1972年,80岁的赛珍珠撑起病躯,强振精神,挥笔完成了生前最后一本书《普天之下》。在书的后记里她还担心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希望借由写作和更多的交流,促进她的“两个祖国”——中、美之间的了解^①。所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为赛珍珠去世而发表的唁文中称她是“跨越东西文明的人桥”,可以说是恰当的赞辞。

赛珍珠所喜欢的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曾有一首八行的小诗《一本书》,以两行十二个字——“世无快舰如书,携众远登多洲”,写活了一本好书的功能^②。用黑船炮舰的武力打开一国

① Pearl S. Buck. *All Under Heaven*. The John Day Company, 1973. p. 199. “We are in communication again with my other country, China ... Will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us? And will we, can we, understand them? Their history is so long, ours so short, they are so old, we are so young. Can there be understanding when there is such difference? There must be, it is essential, not only for our own two countries, but for the peace of the whole world.”

② Emily Dickinson. *A Book*. “There is no frigate like a book, To take us lands away. Nor any coursers like a page, Of prancing poetry. This traverse may the poorest take, Without oppress of toll; How frugal is the chariot, That bears a human soul!”

的商埠,强销生产过剩的产品赚钱获利是一时的,而且最后还可能会引起相互“以舰还舰”的毁灭性报复;但是以书本信息传播文艺美术,则近悦远来,可以减少国家和种族之间的误解,化解一些“破坏性”的“文明冲突”,得以促进更持久的和平。所谓的“文明冲突”,我认为有一部分是来自过分膨胀的“人间宗教智慧”。至于什么是跨越太空的星际“智慧”,有人试图定义“星际活智慧”为能发射信号到遥远的“星际”,并能“活着”接受“星际”往来的信号,而且能了解其意义与情感者。由“星际智慧”的定义我们也可以反推出来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间智慧”应该是能够传播、接受并了解其他文化的意义和人们的情感者。于是乎这又牵涉到科技之外的文艺交流和不同文化、性别、种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与欣赏。

回顾 55 年前赛珍珠慷慨有力的陈言,让我想起自己在 2005 年“北京论坛”上对一个真正伟大国家的定义有所企望并作出的呼吁:“所谓大国也者,非徒具大炮、大财,乃有大胸襟、大气魄、大仁心者也。”^①但是面对当代开始流行的“软实力”,我们还可以加一条:“所谓大国也者,必有学术大师,艺术巨匠,大诗人与大作家者乎?”

赛珍珠虽然以《大地》(*The Good Earth*)一书而暴享大名,但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给她的七本书^②时却指出《母亲》一书不仅是赛珍珠描写诸多女性中最成功的一部,而且也是

① 林中明:《论大国》(*On Great Nation*),《北京论坛(2005)论文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版,第 151~189 页。

② 指《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分家》、《战斗的天使》、《母亲》和《流放》七本书。

她已出版的几本书中最佳之一^①。我细读此书和她写自己母亲的《流放》(*The Exile*),以及对自己多重世界的回顾和探讨《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时,都发现《母亲》一书中有她母亲的影子,以及一些自身的经历和理念。譬如赛珍珠临死时身穿华丽之袍的做法,早已见于《母亲》一书中描写“母亲”的婆婆去世时强烈要求以身穿全新大红袍为最后的愿望。可惜一般的中、美读者和小说评论人看赛珍珠的小说,都止于《大地》,多半忽略了这本更具感情和含有心理分析意义的好书。众多中、美的文学批评家,看来也都没有时间细看深想如何切入赛珍珠大部分的作品;此外,美国文评家不懂中国文化文字,大部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作家和许多书评人又不精通英文,以致许多专家和半专家大都忽视了《母亲》一书特有的妙处,也忘记了“母亲”这个身份的普世涵义,未尝费心思索它和古今文学史的重要关联。于是乎这本赛珍珠群书中的一本“珍珠”之作,多半被搁在一些图书馆里充数积尘,竟又成了一个现代“买椟还珠”的遗憾。

再其次要说到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去世。2008 年 12 月 24 日,基督教“圣诞节”的前夕,首倡“文明冲突论”的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Samuel Huntington)去世。记得

① “*The mother*” is the most finished (produced and completed with skill and professionalism) of Pearl Buck’s Chinese female figures, and the book is one of her best. But in character descriptions and the storyteller’s art she is at her best in the two biographies of her parents, *The Exile* (1936) and *Fighting Angel* (1936). These should be called classics in the fullest sense of the word; they will endure, for they are full of life. In this respect the models from which the portraits are draw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2003年“9·11”事件之后,“文明冲突论”几乎成了“半部经典”,一时之间,它似乎可以指导天下政军外交经济大事。然而即使有如此学术“威望”,亨廷顿一旦撒手西逝,整个事件的报道也只不过占了次日大报版面的一小块,它在《纽约时报》版面上所占的地位,还不及因写“兔子四部曲”描写美国乡镇中产阶级小人物,而两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1月27日去世的新闻所占的正中版面来得醒目。但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有关八大文明间难以避免的硬软冲突的理论,却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消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由于政军经集团的私利和文化的傲慢与隔阂,以宗教种族立国掌权的一些“民族国家”^①,很可能还要不断地相互冲突下去,并以敌对的、破坏性的行为和舆论,来建构自己的快乐和反证自身的存在。其实人类具有共同的感情、爱情、亲情,“文明冲突论”里所强调的后天相异因素,如宗教、政治理念和地理历史的影响都不足以推翻先天的人性和爱心。

如果我们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亨廷顿之辈有所偏颇的“文明病理学”和文明必然不能兼容之类的学说,很有可能不随西方势力的衰退而衰退,也不会因为东方各国的经济进步而变得更理性化。因此“文明冲突论”恐怕仍将继续维

① 扎伊尔德:《亨廷顿“文明冲突”未竟历史全貌》,原刊于《国家》周刊(The Nation),阎纪宇中译,译文刊于2001年10月17日《中国时报》。“……亨廷顿坚定宣示:我的前提是: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

持它自 20 世纪末以来的显学地位,并随起伏的大规模冲突记录在人类的国际政治史上。16 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格雷森爵士曾提出“劣币驱逐良币”之说。其实足量的金币并不是被不足量的金币所淘汰,而是价值高于劣币,所以被收藏起来。就此而言,“文明冲突说”其实是一种口味重(偏激)的“食品”,偶然一尝,可以调味;但是常吃,就像辣椒一样,毕竟营养不足,而且伤眼蚀胃,有害健康。小说家写小说争市场,也不能脱离运作。但是赶时髦、卖刺激的小说,短时间可以畅销,却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记得 20 世纪初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而成一代文学大师的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在三十多岁仍未成名。他与一位年长他三岁的美国女作家乌尔森(Constance Fenimore Woolson)相识十多年。乌尔森当时已经是畅销书作家,但是她知道她的作品虽然可以取悦于众,然而却缺少含金量,不能传世。她心里明白,谁是真正的大师。她曾写信给当时写作生涯晦暗不振的亨利·詹姆斯说:“即使我的小说可以畅销,但是也不能改变:我的最佳作品,也终究不能沾到你最初和最差小说的衣角这一个事实。”^①大师亨利·詹姆斯家学渊源,据说他的小说之所以出众,一是因为他生于美国,游学欧洲,所以能见单一文化区域里众多小说家之所未见;其二据说是发迹前后,曾受到两位女士的激荡和启发,一位是他早

① Lyndall Gordon, *A PRIVATE LIFE OF HENRY JAMES: Two Women and His Art.*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Even if a story of mine should have a large ‘popular’ sale,” she wrote to him once, “that could not alter the fact that the utmost best of my work cannot touch the hem of your first or poorest.”